

周末人物

演霍思邈时 我处于春光明媚的状态

记者:拍这部戏之前接受采访时,您曾说过一直在找一个信仰的出口,但一直没有找到,拍完这部戏我很想知道,您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

吴秀波:最早开始寻找信仰以为信仰是真理,就好像一个闪着光芒的太阳,是一种能为你负责很多的东西。慢慢地时间长了,只能说信仰是一种态度,如果你拥有这种态度,你就是温暖的。《心术》整个演下来我没有那么纠结,霍思邈这个人虽然处在医患关系的风口浪尖,但他每天都如沐

春光,我两三个月受角色的照顾。

记者:只是在那两三个月?

吴秀波:一个演员可能每三个月就有转变,我拍完《心术》就去演《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我先期进组时觉得天天都是阴天,角色所处的环境让我特别压抑,坚持到最后才看到日出,才知道角色坚持什么。其实演员就是站在角色里表达自我,有些戏我演得轻松,轻车熟路,霍思邈这个人物离普通人的生活一点不远。

记者:这个角色跟以前演

的角色都不一样,可以说更加张弛有度一些。

吴秀波:其实演员的戏剧功能不是演员能选定的,演员必须要去完成,要给这个功能一个好的依据。演员最大的课程是要解放天性,很多时候不是你固有的、擅长的,我现在演戏很多时候是在感受,感受角色在哪个环境,过哪种生活,哪个姿势呆着更舒服一些。

记者:这个角色让你不再“苦大仇深”了。

吴秀波:以前我演的角色大多是隐忍的,而霍思邈就像

阳光下的植物。你在他身上顶多只能看到油滑,在他心里,不管刮风下雨总是晴天的状态。

记者:这部戏有六六很批判的意味和很搞笑的东西,你给这个角色加入了什么自己的东西?

吴秀波:演他的那两三个月我活在一种比较春光明媚的状态。其实我们从剧本上看,霍思邈的医疗水准和他对医生道德底线的坚持不输于任何一个品德优良的大夫,我唯一能做的是让他更加真实。

我内心住着两个人 一个老人一个孩子

记者:六六说人物拥有了矛盾就拥有了最多的关注度。

吴秀波:我不知道,我理解角色和别人不一样。我认为外在的矛盾不能决定角色内心的矛盾,而且什么是矛盾?好坏对错是矛盾,但如果一个人把好坏对错当做双胞胎兄弟和姐妹的话,他就没有矛盾,霍思邈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他看待一件事的好坏就像是看待人的前胸后背一样,一个人有前胸就必然有后背。在他眼里什么都是正常的。

他没有阴影和诡计,是不是张扬?我认为这是戏剧环境

造成的,如果这部戏里大家都苦大仇深,他肯定是张扬的,但如果搁到韩剧里,他就是一个隐忍的角色。张扬和平淡也是对比啊(笑)。

记者:《心术》播出十几集,反响有点两极化,有些人觉得台词很搞笑,有些人觉得表现得太正面了,在给医生唱赞歌。

吴秀波:这是最正常的反应,电视剧不能完全展示生活,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医患矛盾远大于我们表现出来的。生活就是大海,一个故事就是一杯水,能有韵味就不错了。戏剧本身就是一个表演和观看的游戏,

如果说能够准确表现生活的戏,不如纪录片,纪录片也不如现实。准确地比喻戏剧和生活的关系,只能说戏剧是人演的,二者分别最大的在“演”这个词。

记者:我觉得从《请你原谅我》到《心术》,你演的好像都是内心纯净的角色?

吴秀波:不管演那些城府颇深、充满着阴谋诡计、强悍的成年人(笑),还是演间谍、老人、医生,或多或少观众都会在角色中看到两个身影,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因为老人拥有最后的态度,而孩子拥有最聪慧的先知,这是我对生命的感悟。

而所谓的城府、地位、知识、中年人捍卫的东西我不是特别喜欢。戏剧表达的人性其实往往要简单得多,戏剧可以用偷窥的方式展现人性的一部分,我们在生活中很难达到偷窥的视角。

记者:这是你四十不惑后返璞归真的想法?

吴秀波:首先我认识到万事都有两面,就像人有生死一样。我的内心住着两个人,一个老人一个孩子,观众在我的角色中看到的有时是老人,有时是孩子,那个强悍的中年人恐怕很少出现了(笑)。

吴秀波：
在角色里表达自我

听吴秀波聊角色不如听他聊生活,角色里的他过于紧绷要求良多,生活里的他却是智慧的小火花随时迸发。过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吴秀波已经不想将角色的代入感定位为一个愤怒的成年人,他的心态越来越随意、平和。《心术》之于他,仅仅是一个角色,驾驭、放下,仅此而已。而那些我们想通过角色去明白的人生道理,他早已了然于心。

我有儿子 得对自己的话负责

记者:穿上白大褂是不是真的有了一种医生的使命感?

吴秀波:我首先羡慕他们所拥有的职业技能,我相信任何一个篮球手、医生、科学家在展示自己技能时你会为他们倾倒,那个时候他们是最帅的。我虽然不是那么自卑,但我也深深体会到,霍思邈拥有的职业技能我望尘莫及。

记者:医生做高精准的手术时可以那么贫闲地聊天?

吴秀波:其实我们已经把聊天降到了最低,原来剧本中聊得更凶。我现在不能准确和客观地把剧本和现实进行对比。其实一个人做事紧张到话都说不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不太胜任这份工作。

记者:这部戏中你的台词特别有亮点,除了贫还有点小黄色,会觉得别扭吗?

吴秀波:(笑)也做了一些小修改,原来有些段子我说都脸红。比如说“脸蛋和皱纹”原来的台词没有脸,我说着都脸红,我有儿子,我得为自己的话负责。

我就是演戏的,演完就演完了,我对得起这份工作和收入,后期做宣传的时候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我那会儿就想躲,很羞愧。我是一个爸爸,我不能站在公众场合,对别人隐瞒、炫耀和吹嘘,所以不管一部戏热闹成什么样,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必须是我儿子能听的。我站在他面前问心无愧的一句话是,这部戏只是我拍的戏中的一部,它取材于生活但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生活。它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我在努

力,仅此而已。

记者:当焦点都集中在你身上你反而想躲?

吴秀波:没什么躲与不躲,我可能会害羞。其实我只是个演员,我能负责和贡献的仅仅在演戏的层面上。现今看到的电视剧多数是滞后的,对现实题材我们大部分从业者缺乏想象力。人们对这部戏的争执其实是真正医患立场的较量,这非常正常。电视剧仅仅是一个话题,一个话题能让大家去交流才是戏的开始。

记者:你和海清现在的表演方式越来越默契了,这部戏里你们的贫闲是个小亮点。

吴秀波:之前定位两个人演什么?就是这两个人的肆无忌惮。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是肆无忌惮,那就来吧,生分的演员还真有点麻烦。

(刘杨)

